



南京大学学术文库

蒋广学 著

编学原论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大学学术文库

编学原论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编学原论/蒋广学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6
(南京大学学术文库/蒋树声等主编)
ISBN 7-305-03399-5

I. 编… II. 蒋… III. 编辑学 IV. G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6105 号

丛 书 名 南京大学学术文库

书 名 编学原论

著 译 者 蒋广学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汉口路 22 号南京大学校内 邮编 210093)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95 千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定 价 18.00 元

ISBN 7-305-03399-5/G·476

声明:(1)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本版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发行部订购、联系电话:3592317、3319923、3302695

南京大学学术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蒋树声

副主任 洪银兴 陈 骏 张异宾(常务)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子铭 孙义燧 吕 建

任天石 刘荣川 许敖敖

陈 骏 宋林飞 张异宾

吴培亨 柳士镇 姚天扬

洪银兴 钱乘旦 龚昌德

童 星 蒋树声 程崇庆

谭仁祥

南京大学学术文库

总 序

蒋树声

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是学术和人才。2000多年前的儒家典籍《大学》，就倡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中就蕴涵着昌明学术、探求真知之意。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无论是我国两汉时期的太学，还是两宋以后逐渐昌盛的书院，无论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哲学学园，还是中世纪欧洲次第建立的大学，类似的学术研究，都主要集中在经国治邦的政治理念与修身养性的道德哲学领域，而且以整理、阐发经典为主。19世纪初诞生的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模式，由于更加重视科学研究，主张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相统一，由于将自然科学的研究引入高等教育的殿堂，因而使得大学的理念为之一变，高等学校的形态与功能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时至今日，高等学校，尤其是研究性大学，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理论

《南京大学学术文库》总序

创新、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基地，科学研究已经成为现代大学的一个重要职能。当然大学“学术研究”的内涵，也因时而进，不断丰富、充实，由只注重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到注重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管理科学的探索，进而追求科学与人文的整合；由只注重基础研究，发展到兼顾理论、知识的应用与技术的开发、推广。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江泽民主席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论述了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重要性，指出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立志于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演进作出更大贡献的南京大学，理所应当要承担起这样的使命与职责；而出版《南京大学学术文库》，正是我们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作出的诸多努力之一，其现实意义与深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出版《南京大学学术文库》，应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倡学术创新。学术的生命、学术的价值就在于有所继承，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创新是学术昌明、理论发展的灵魂所在。此外，在学术研究上，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已成为发展趋势。

新的知识生长点、新的理论突破口，往往处于学科的边缘及交叉地带。能否突破多年来业已形成的彼此分割和疏离的学科界限，携手攻关，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是我们能否有所创造、有所突进的关键所在。

据我所知，欧美发达国家的堪称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性大

《南京大学学术文库》总序

学，大多有水平甚高、影响甚巨的学术期刊与出版机构。这些高水平的期刊与出版物，成为大学鲜明特色的标志之一。南京大学在近百年的办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学术风格。在若干学科领域，南京大学不但在国内居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接近前沿，有重要影响。《学术文库》要立足南京大学，进一步发扬我校已有的学科优势，并同时通过《学术文库》的出版，将我校正在生长发展中的新的学科影响扩展、光大，以形成南京大学新的学科优势和学术流派。对于南京大学出版社来说，能否使《南京大学学术文库》持续出版，形成特色，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既是对南京大学出版社的一个挑战，又是为南京大学出版社上水平、上台阶提供的—个难得机遇。

祝《南京大学学术文库》越出越好！

1999年5月于北园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编辑通论》的修订本。全书以分析编辑出版劳动的性质为基础,以自然主义贯穿于编辑六艺,阐发了编辑心灵学的理论体系。作者认为:编辑出版劳动是社会化的、扩大了写作劳动形式,其自然主义就是确认“言为心声”、“心与社会相应”。是补世之缺、纠时之偏的精神生产规律和精神消费的依次增长规律决定了优秀选题的生成;编辑必须走进历史捕捉反映时代精神的选题,并以“历史是衡量社会科学学术价值的自然尺度”的思想,透过作品进入作者的心灵,从而对书稿进行客观判断;其编稿应因作品之自然而美作品之自然,同时要按照“兄弟相混、姊妹错嫁”的汉文字无意识差错规律,做好校对工作;其版面和装帧设计,应遵守“形神相和、正奇有间”的静态视觉艺术规律,将作品送进作者所神往的境地。这样,编辑者本人也就进入了与天地同游的至乐无为的世界。

本书不仅对学术书刊的编辑有参考价值,同时对广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如何治学、如何写作方面均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A Brief Introduction

The present book is a revised edition of *Editology* (1995).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it proposes a theory of editology from a psychic perspective, emphasizing spontaneity in the editing process.

The work of an editor is a socialized and expanded form of writing, and spontaneity in the editing process is embodied in the coordination of language, mind and the society. The need to make up for what is in want and to correct what is bi-ased determines the criteria for the selection of good topics. To find a topic reflecting the spirit of the time, an editor must hav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works of social sciences. Through the manuscript submitted, the editor enters into a spiritual dialogue with the author and makes an object judgment on his work. The editing process aims at perfecting the integrity and spontaneity of the work. Proofreading requires special attention to frequently confused Chinese characters. Typesetting and designing should follow the rules of visual arts to achieve unity between content and form. An editing process thus completed brings the editor into a world of infinite joy and freedom.

The present book is not only an invaluable source of reference for the editor of academic books and journal but also an important guide to student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ir research and writing.

前言

我衷心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给我一次修订《编辑通论》的机会。在本书出版后,学术界虽然对它有较好的反映,但是正如我的几位朋友所指出的,由于初造篇章,粗糙之处尚不少。集中讲来,大体有三:其一,本书构建了一个自然主义体系,但对于它的基础,即何谓编辑、出版,理解尚不够周严;其二,由于自身的局限,本书长于审稿、编稿之论,而对于出版、校对、装帧各章,其论有隔靴搔痒之弊;其三,作者疏于校勘,所引资料多有错讹。这些意见无疑击中了我的要害。所以,我一直想寻找一次补过洗面的机会。正巧,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南京大学学术文库》,拙著忝列其中。于是,我便借寒假及平日工作之余,将之从头到脚冲刷一遍。

关于书名的改动。我思索再三,修订本决定采用《编学原论》。这是因为,本书本来就不是一部全面论述编辑学原理的理论著作,而是一本着重分析在“编辑六艺”中,一位编辑应具有的运用理性以及非理性

前 言

心灵境界的作品。“原论”更合乎我的初衷。程千帆先生在读到《编辑通论》后，曾热情洋溢地写信给我，说：“这是一本别开生面的书，是一本通过多年实践发出智慧光芒的著作。有人开玩笑说：抄袭者，抄三五本书之谓也；著作者，抄三五百本书之谓也。像你这样有许许多多自己独特想法和写法的书，今天真是太少了。”我知道，程千老这番话，是对一位后学的鼓励。但从他的奖掖中，却可以看出我所追求的目标。我在无限惭愧之后，也暗下决心，一定不辜负这位可敬的老人的一片苦心，要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进。既然学问应该出自自己的心血，那就应该删去无病呻吟之言；既然是心血酿造的学问，那就应该让它发出理性的光彩。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一位编辑一定要根据出版业的实际，来确定自己的职责——此为“人法地”也；进而从时代发展的角度，厘清出版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决定自己的追求目标——此为“地法天”也；要达到这样的工作目标，必须孜孜不倦地学习，用实际的学问养育自己的智慧和才干，使之成为“命世”之才——此为“天法道”也；而这位“命世”之才凭借着“编辑”岗位，让自身与天道一起“流行”，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从而使有限之生命与无限之天地融为一体，演奏出世间最壮丽的凯歌——此为“道法自然”也。本书谈的与其说是编辑工作，不如说是编辑的人生哲学；与其说是编辑的学问，不如说是一位学者，如何借助自己的工作来展示人生的美妙之境。所以，“原论”更合乎本书的宗旨。

关于本书的具体改动。读过本书初版“叙志”的人都会明白，“通论”是以自然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然而，编辑之“自然”是先定出版业之“自然”而后才有编辑主体之“自然”。对于这一点，我在写“通论”时是清楚的。问题在于：5年之前，我国出版业对于由“事业”向“产业”的过渡还未形成一股不可遏制的时代潮流；而我本人对于做出版社的编辑工作与一般意义的编辑工作的差别认识尚不

深刻。当时我虽然已经参与了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图书《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组稿、审稿工作，但17年在南京大学学报工作的经验仍然在我的心灵中涌动，致使我将两者的差别淹没于两者的联系之中。编辑学界关于编辑概念的两种意见，实际上反映了两种倾向：主张“收集整理材料编次成书使之流传”为编辑的同志，强调古今编辑有着共同的规律；而主张“编辑”与出版活动相联系的同志，则强调了现代编辑实际上是一种特殊产业的生产者。这两种编辑概念在日本人编著的《简明出版百科词典》中被分为“广义的编辑”与“狭义的编辑”。与原版献给全国高校文科学报同仁的论旨不同，本修订本是针对出版产业而写的，这就不能不以“狭义的编辑”概念为基础；但是，本书讲的出版活动，却是重点涉及学术著作的范围，所以，古代作为一种写作活动形式的编辑、校讎工作所提供的经验，又不能不成为我立论的重要参考。这次修改，虽然在结构上没有变化，但由于我搞清了编辑学界两种主张的含义之后，其论点就更加明晰了。立足于“狭义的编辑”概念，使我对出版业作为一门社会“产业”的认识更加坚定。因此，我重写了“绪论一”一章，关于“选题篇”和“审稿篇”中，我进一步贯注了“产业经营”意识；在“编校篇”中，我对学术著作的“入俗”特性也作了进一步的强化。但我更明白，像其他商品以精品取胜一样，学术著作更要以精品来占领有限的市场。所以，借助古代作为一种著作活动形式的编辑、校讎工作的经验也显得更为重要。为此，我除了重新撰写的“古代校讎学与现代校勘、校对工作的几项原则”一章外，对于由刘勰、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纪昀等先贤所阐明的写作、编辑、校讎经验给予了进一步“开发”。总之，我所做的改动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以出版业之“自然”规范编辑者主体之“自然”；又以编辑者主体之“自然”拨弄出版业之“自然”。

在“通论”的“叙志”中我曾许诺：几年之后，一定要给读者提供

前 言

一本较为完美的《编辑通论》的修订本。现在能不能兑现这个诺言呢！说来也一言难尽啊。学问的成长，不只是知识的积累，同时也是一种智慧及精神气质的更新。4年多来，由于我整天与中国古代的先贤“相处”，以致我在最近读到严强、张凤阳、温晋锋撰著的《宏观政治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简直有种“跨入新世纪”之感，这同我在学报工作期间，整日跟随着各学科前沿研究者步调的情况大相径庭。在写《编辑通论》时，我的心时刻都在涌动，新鲜的意念时时发生；而审阅《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稿件，当然要检点作者有无新鲜的观点，但面对几十万字的稿件所涉各种资料，时刻想的是作者所引用者有无差错、所解释者有无不当。更何况中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像繁星闪烁，让你点数不尽和惊慕不已；而学报作者所提供的稿件，就像一块块坚硬的磨石，磨得你的大脑不时地崩发出思想的火花。几年来，我的知识比以往厚实多了，但思想的闪光却少得可怜。在这种背景下，我怎敢以发明新见而自诩。好在原稿中还保留着自己在学报工作时所存留的思想火花；这次修改，想的最多的，是注意千万不要因为要洗掉“幼稚”而把那些能够引起读者激奋的东西也一起洗掉。

深秋肃刹欠东风，
莫与春华论英雄；
残枝有心觅故友，
悠悠江水却无情！

蒋广学

1999年3月28日

原序一

广学同志的新著《编辑通论》，是他 20 多年心血的结晶。书成之后，他要我为它作序，我欣然从命。我很明白，他要我为他的著作写序，主要不是因为我对编辑学有什么研究，而是因为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要我与一起分享劳动的愉快。

我原是教哲学的。1986 年学校调我参加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才开始从事编辑工作。起初，我只知道关门办刊，很少跟外界接触。那时虽然做着编辑工作，可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哲学，可以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平时脑子里很少出现编辑学的字样，对于编辑学及其研究的进展情况知之甚少，自然对它也没有什么兴趣。1988 年 7 月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筹备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作为筹备组的负责人主持了这次会议。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全国主要高校的学报同仁，也是第一次闻听到关于编辑学研究的一些情况，跟广学也是这次会议上认识的。在会议报到处第一次见到他，就使我对他产生了很好的印象。会议期间他的发言并不多，但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后来研究会成立时推选我做理事长，我就建议他与另外两个同志一起担任副理事长。此后我们两人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就逐渐频繁和深入了。回想起来，我的关于学报工作的很多理论问题，还是从与他交往中以及他为研究会起草的几个文件中获得的。

广学知识面广,才思敏捷;有哲人的智慧,也有诗人的激情;粗犷豪爽似绿林好汉,思维缜密似能工巧匠;有农民的质朴,也有学者的风度,真可谓文质彬彬。交往中我深受他的感染,逐渐对编辑学产生了兴趣,经常阅读一些这方面的论著。在学习和比较中,发现广学对编辑学常有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一方面来自他丰富的编辑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的哲学功底。他对于编辑学问题的阐述,总是有哲学的星光闪耀。正是从他的哲学研究中,也基于我对哲学功能的理解,我深深感到编辑学可以也必须与哲学联姻,编辑学家可以也必须与哲学家合作。不借助于哲学,关于编辑学的研究往往只能停留在经验的描述上,而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编辑学。

广学之所以能够在编辑学的研究中取得突出的成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善于把哲学作为方法论运用于编辑学。我认为这也是《编辑通论》优于其他编辑学著作的地方。多年来,从事编辑学研究的人很少注意进行方法论方面的反思,以致于一再强调“编辑有学”,却因未拿出一定数量的能被人们承认的、系统的、理论形态的著作,因而始终未能使编辑学取得它应有的地位。这不能不说与从事编辑学研究的人大多还未能自觉地运用哲学的方法论有关。实际上,关于编辑活动的本质、编辑活动的基本矛盾、编辑活动的过程和规律,以及关于编辑学的对象、编辑学的基础、编辑学的基本范畴和理论体系等许许多多编辑学的基本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哲学所提供的方法论指导。以往人们常常误以为编辑工作主要是文字工作,因而分配担任编辑工作的大多出身于中文专业。这些同志在研究编辑学方面固然有一些别人所不具备的优势,但对于多数人来说,哲学方法还是一种外在的东西,还未能把它引进编辑学化为编辑学本身的方法。目前,出身哲学专业又乐于研究编辑学的编辑似乎还不很多。这种情况就使得实现哲学家和编辑学家的联姻

更加迫切。在这里,我也郑重地呼吁一下:为了使编辑学的研究有一个飞跃,使编辑学从经验形态上升以理论形态,尽快实现编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合。

广学本人既是哲学专业出身,又是一个从事编辑工作多年的老编辑,既有很高的哲学素养,又有丰富的编辑经验。这种集二者于一身的优势,使他的编辑学研究,既有坚实的基础,又有科学的方法。《编辑通论》对于许多问题的分析和表述能够站得更高看得更深,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编辑通论》的可贵之处绝不仅限于它对编辑学本身所进行的一系列新的探讨,所引出的一系列的新结论,更重要的是它给人们提供的方法论的启迪。从中我们看到许多几乎所有人都谈到但大都没有谈透的编辑学基本问题,也可以看到处处都能表现出的哲学方法的灵活纯熟的运用。在我看来,这部著作对于编辑学研究的推动作用,更突出的表现在它的方法上。它标志着我国编辑学研究的理论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它无疑是一部优秀的编辑学著作,但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应用哲学著作,一部运用哲学于编辑学的著作。我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和一个编辑工作者,从中学到不少东西。我也相信,凡是认真阅读了这部著作的人都会是很有收益的。

广学1990年离开学报岗位。然而,并没有因此而丝毫影响他十分热爱的编辑学研究。相反地倒是使他有可能摆脱众所周知的学报工作者的日常繁务而相对地集中精力思考问题和从事写作。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把酝酿了20多年的思想整理成专著贡献给我国的编辑事业,真是值得庆贺。我作为他的朋友,作为一个关心编辑学研究的学报工作者,为他这部新著问世而欢呼。

杨焕章

1994年10月1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

原序二

我和蒋广学同志相识,大概是1984年在杭州召开的华东地区文科学报研究年会之后,由于工作的关系,特别是1988年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成立以来,接触的机会更多了。

和广学同志十年相处,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可用六个字概括:热心、勤奋、出新。

一个人要真正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重要的一点是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充满着极大的热心与热情,从感情上热爱自己的工作。广学同志从事编辑工作20年有余,是一位“老学报”了。他一生的黄金时期奉献给学报编辑工作了。他淡泊名利,心无二用,全身心投入编辑工作,对编辑工作有一种执著的追求,浓厚的兴趣,达到酷爱的地步。他对事业的热心不仅表现在编辑工作上,对担负的其他社会工作,也表现出格外热诚。他一直是江苏省高校学报研究会的负责人之一、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后来担任副会长。研究会的一些大型活动,他竭尽全力准备。会上形成的一些决议和有关问题,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杨焕章教授,大多委托他去起草,往往他要通宵达旦,出色完成。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中年知识分子朝气蓬勃的旺盛活力。他对人对事热情热心,他如一团火,给人以灼热火烫之感。